賓退錄卷第四

大梁趙與旹

班孟堅作揚雄傳獨載所爲文歷官行事顧列
叅賛中他傳皆不然韓退之作劉統軍碑惟
書門人故吏之言而世系事實悉具叅銘詞
正用此體近世惟胡忠簡作趙龍學子潚墓
銘亦然特書世系葬日而已

龔遂自渤海徵至京師議曹王生從遂將入宮
王生從後呼止遂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
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

臣之力也遂至前無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王生必素知遂不能爲此言然後教之宣帝必素知遂非長者然後疑之然遂始能受王生之言而又終以實對是亦長者也已

西漢兩萬石君石奮及四子俱二千石景帝號奮曰萬石君馮楊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二千石趙魏閒榮之亦號曰萬石君又嚴延年兄弟五人俱二千石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嫗東漢有萬石秦氏唐有萬石張家

慶歷閒廣西戮歐希範及其黨凡二日剖五十有六腹宜州推官吳簡皆詳視之爲圖以傳于世王莽誅翟義之黨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量度五藏以竹筳導其脉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然其說今不傳

廣陵所刻夢溪筆談第十八卷積聚之術注中又倍下長得十六當作二十四併入上長得四十六當作二十六士大夫知算術者故莫辨其數漫記之

宋明帝名彧而其子後廢帝名昱元魏獻文名弘而其子孝文名宏皆聲絶相近似當避也周厲王名胡其七世孫僖王名胡齊尤可怪周人以諱事神而猶有此何歟

容齋續筆云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云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擲自出手六人依采飲焉堂印本采人勸合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柔一處謂之酒

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旛令閃擘令拋打令令人不復曉其法矣惟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爲戲云以上皆洪說余謂酒令蓋始於投壺之禮雖其制皆不同而勝飲不勝者則一後漢賈逵亦嘗作酒令唐世最盛樂天詩如籌插紅螺椀觥飛白玉巵打嫌調笑易飲評卷波遲碧籌攢米椀紅袖拂骰盤之句不一不特如洪所云也本朝歐陽文忠公作九射格獨不別勝負飲酒者皆出於適然其說

云九射之格其物九爲一大侯而寓以八侯熊當中虎居上鹿居下鵰雉猿居右鴈兔居左而物各有籌射中其物則視籌所在而飲之射者所以爲羣居之樂也而古之君子以爭九射之格以爲酒禍起于爭爭而爲歡不若不爭而樂也故無勝負無賞罰中者不爲功則無好勝之矜不中者無所罰則無不能之誚探籌而飲飲非觥也無所恥故射而自中者有不得免飲而屢及者亦不得辭所以息爭也終日爲樂而不恥不爭君子之樂也探籌之法一物必爲三籌蓋射賓之數多少不常故多爲之籌以備也凡今賓主之數九人則人探其一八人則置其熊籌不及八人而又少則人探其一而置其餘籌可也蓋之以籌而人探其一或二皆可也惟主人臨時之約然皆置其熊籌中則在席皆飲者一物而再中則視執籌者量飲之多少而飲罷之大小亦惟主人之命若兩籌而一物者亦然凡射者一周既飲釂則斂籌而復探之籌新而屢變矢中而無情或適當或幸而免此

所以歡然爲樂而不厭也闕文忠醉翁亭記云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恐或謂此古陳述古亦嘗作酒令每用紙帖子其一書司舉其二書秘閣其三書隱君子其餘書士今在座默探之得司舉則司貢舉得秘閣則秘司舉搜尋隱君子進奏朝搜不得則司舉奏秘閣自受罰酒後復增置新格聘使館主各一員若搜出隱君子則此二人伴飲二人直候隱君子出即時自陳不待尋問隱君子未出之前即不得先言違此二條各倍罰酒注云聘使蓋賞其能聘賢之義館主兼取其館伴之義唐有昭文館學士時人號爲館主又云秘閣雖同搜訪隱君子或司舉不用其言亦不得爭權或偶失之即不得以司舉不用已言而辭同罰也然則倍罰司舉秘閣既探得即各明言之不待人發問如違先罰一觴司舉秘閣止得三搜客滿二十人則五搜餘人探得帖子並默然若妄宣傳罰巨觴別行令古靈集載潘家山同章衡飲次行令探得隱君子爲章衡搜出賦詩云吾聞隱君子大

隱屋市閭道義充諸中測度非在顏堯舜神
且智知人亦孔艱勉哉二秘閣賢行如高山
近歲盧陵李寶之如圭作漢法酒云漢法酒
立宮十曰丞相曰御史大夫曰列卿曰京兆
尹曰丞相司直曰司隸校尉曰侍中曰中書
令曰酒泉太守曰協律都尉拜司隸校尉者
持節職舉劾劾及中書令酒泉太守者令太
守以佞倖湎淫即得罪劾及侍中則司隸主
節劾及京兆尹則上愛其才事留中不下者
別舉劾劾丞相司直則司直亦劾之劾列卿
則列卿自訟廷辯之罪其不直者其劾丞相
御史大夫者亦聽須先謁而後劾丞相御史
亦得罪丞相得罪則中書令酒泉太守皆望
風自劾御史得罪則惟酒泉太守自劾司隸
以不畏彊禦後若有罪以贖論若遇劾而及
丞相御史者罪司隸劾及京兆尹者事雖留
中酒泉太守亦自劾劾及中書令者侍中自
劾諸劾自劾得罪者皆降平原督郵協律都
尉歌以餞之劾及協律者下之蠶室弦歌詩
爲新聲而求舉又書其後云右酒令也戲用

漢制爲之集者止九人則缺京兆尹八人則
缺侍中七人則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六人則
缺司直當飲者皆即飲之或未舉飲者亦
計集者之數以爲除官之數每當飲者予一
算除官既周視其算以爲飲齊三算者即飲
之二算者與其算等者決之一算則留以須
後律令載所不及者比附從事云今館閣有
小酒令一卷慶歷中錦江趙景撰飲戲助歡
三卷元豐中安陽竇謂撰酒令在焉玉籤詩
一卷皇朝知黔南縣黃鑄撰以詩百首爲籤
使探得者隨文勸酒鑄字德器柳州人釣鰲
圖一卷不知作者刻木爲鰲魚之屬沈水中
釣之以行勸罰凡四十類各有一詩又有採
珠局亦此類序稱撰人爲王公不知其名凡
三十餘類亦各有一詩又有捉臥甕人格皇
朝李庭中撰以畢卓嵇康劉伶阮孚山簡阮
籍儀狄顏回屈原陶潛孔融陶侃張翰李白
白樂天爲目蓋與陳李之格大同小異特各
更其名耳投壺經上官儀嘗奉敕刪定史籍
道續注蓋取周顒郝同梁簡文數家之書爲

之司馬文正公更以新格舊書爲之畫屏
予止侍郎公武郡齋讀書志文有未射圃一
卷云唐陸秉撰爲十五節以代侯擊地毬以
觸之節飾以朱墨字以貴賤之朱者仁義禮
智信溫良恭儉讓墨者慢傲佞貪濫仁者勝
濫者負而行賞罰焉疑亦此具也梁王魏帝
金谷蘭亭又皆兼遊燕之際以賦詩作賦不
成者罰酒高續古似孫緯略已詳此不重出
秦會之當國決意講和虜俄背盟秦不知所措
張巨山嵲時爲司勳郎爲代作自解之奏略

曰伊尹告成湯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臣前贊
議和今請伐虜是皆主善爲師如其不濟則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當遵孔聖之訓秦大喜
擢巨山爲右史而不知所引皆誤也時秘書
省寓法慧寺或大書于門云周任爲孔聖太
甲作成湯秦大怒疑出秦館職相繼斥去然
史記載伊尹作咸有一德秦成湯之時則司
馬子長已誤矣蔡邕引致遠恐泥新唐書傳
引以能問兼不能皆以爲孔子之言亦非
漢杜延年爲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當賓位

坐卧皆易其處元魏任城王澄之子順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荅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唐薛元超爲中書舍人省中有盤石其祖道衡爲隋内史侍郎時嘗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泣然流涕裴諝五世爲河南諝視事未嘗敢當正處居世官者當如此矣

晉驃騎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衞玠言輒歎息絶倒時人語曰衞玠談道平子絶倒今流俗謂大笑爲絶倒非也

先鑑堂朝野遺事云王文正公曾相眞宗呂許公夷簡爲參知政事仁宗朝呂爲首相王再入議論多不合王求去甚力一日上留許公問所以處王公者呂皇恐不敢當上再三問之曰王某先朝舊臣當得使相或洛或許惟聖裁再問其次曰無已則大資政或青或鄆上首冐呂甚喜出省與宋宣獻綬分路忘機

揖晚報鎖學士院諸子問皆不荅夜深獨語晦叔曰次輔均勞矣明日盛服入朝則兩麻

也呂判許州王知鄆州仁宗聖斷如此又孔
毅父平仲談苑云張鄧公呂許公同作宰相
一日退朝仁宗獨留呂公問曰張士遜久在
政府欲與一差遣出去呂公曰士遜出入兩
朝亦頗宣力仁宗曰恩命如何呂公曰與除
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許州仁宗曰不
虧他否呂公曰聖恩優厚呂公既退張呂姻
親也私焉曰主上獨留公必是士遜別有差
遣因祈以恩命呂沈吟久之曰使弼使弼張
亦欣然慰望是日張公打屏閤子內物色過
半矣既夕鎖院明日早張公令院子盡般閤
子內物色歸家更不趨待漏院只就審官東
院待漏既入朝張公惟祗候宣麻呂公惟準
擬押麻耳忽有堂吏報呂公云相公知許州
呂公大驚蓋是張公押麻乃呂公除靜江軍
節度使檢校太傅知許州也與肯按呂夷簡
張士遜同相在天聖明道間章獻后上僭位
宗始親政與夷簡謀以樞密使張耆副使夏
竦范雍趙稹參知政事陳堯佐晏殊皆章獻
所任用悉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

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並罷矣
簡爲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及宣
制夷簡大駭不知其故素厚內侍閻文應使
爲中詗久之乃知事由皇后其後再相贊成
廢后之議寔原彖此談苑所載皆不合真節
度使檢校太傅而不加辨章亦非使弼文德
殿宣布惟參政一員押麻餘宰執皆不往宰
相亦不當押麻其書疑近世不知典故者所
爲必非孔氏眞本至景祐四年四月夷簡自
昭文相罷爲檢校太師同平章事鎮安軍節
度使判許州王曾自集賢相罷爲尚書左僕
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當以遺事爲正初
命曾知青州既入謝求改鄆州又僕射典州
不當云知遂貼麻改命綬時參知政事亦同
罷云第曾初拜相夷簡執政皆在乾興元年
七月時仁宗已踐祚眞宗末年曾參知政事
夷簡知開封府而已遺事謂曾相眞宗夷簡
參知政事亦誤也
沈存中筆談云潁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
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

里惟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
室之前有空地丈餘即是籬門杜生不出籬
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曾往訪之見其
人頗蕭灑自言鄰民無所能何爲見訪孫問
其不出門之故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
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謂不
出門也但無用桑時無求桑人偶自不出耳
何足尚哉問其所以爲生曰昔時居邑之南
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
耕不足以贍乃以田與兄攜妻子至此偶有
鄉人借此屋遂居之惟與人擇日又賣一藥
以具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
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爲人傭
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自給者甚多不當
更兼其利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又問當
日何所爲曰端坐耳無可爲也問頗觀書否
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觀何書曰曾自人
惠一書冊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
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
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閑曠言詞精簡

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楊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何如曰鄰童也然質性甚淳厚未嘗妄言未嘗嬉遊惟置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旁遊一步也蔡絛鐵圍山叢談云靖康末有逃亂柔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孥而至是邪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乎衆爭爲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遵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柔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年矣洪文敏夷堅已志云陳元忠少魏漳州龍溪人客居南海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趨城尚遠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人雖麻衫草履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凡案閒有文籍散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因羸以他語少焉暴風雨作其二子荷蓑負鋤歸大兒可十八九小兒十四五倚鋤前揖

人物可觀絶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陳別去至城以事留一日偶適市見翁倉黃而行陳追詰之曰翁云十五年不入城何爲到此曰吾以急事不容不出關其故不肯言固問之乃大兒於關外殺某失稅爲關吏所拘陳爲謁監征至則已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謁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曰某老鈍無能全藉其力贍給若渠不勝杖則翼日乏食矣願以身代其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兄兄又以罪在已甘心焉三人又爭不決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之兒必欲前郡守頗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帶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翁急拽其衣使退曰兒狂妄言守詢詰敕在否兒曰見作一束寘甕中埋桑山下守立遣吏隨兒發取果得之即延翁上坐謝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三事略相似世之慕紛華汩利祿事表襮者聞其風泚其顏矣柱生眞有道之士南安翁棄官而隱其迹亦人所難能順昌山中主人避世者耳南安翁大

兒不能保身幾禍其父其亦有愧桑杜生之
子矣
顏之推家訓云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
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稱
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
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云家者唯呈狀
人方有此言之推北齊人逮今幾七百年稱
家祖者復紛紛皆是名家望族亦所不免家
父之稱俗輩亦多有之但家公家母之名少
耳山簡謂年幾三十不爲家公所知蓋指其
父非祖也
吳曾能改齋漫錄云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
爭辯聲聞御前仁宗召問之曰甲言貴賤在
命乙言貴賤由至尊帝默然即以二小金合
各書數字藏桑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
推恩封秘甚嚴先命乙攜一往內東門司約
及半道命甲攜一繼往無何內東門司保奏
甲推恩仁宗怪問之乃是乙至半道足跌傷
甚莫能行甲遂先到與肯按唐張鷟朝野僉
載魏徵爲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時徵方寢

二人窗下平章一人曰義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聞之遂作一書遺由此老翁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貢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者送書明日到注由老翁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徵怪而問焉其以實對乃歎曰官職祿料由天者蓋不虛也二事蓋只一事曾傳聞之誤耳聖君賢相一顰一笑猶當愛之豈肯激柔一夫之言而輕用慶賞鄭公之事已不足信而我仁宗皇帝豈爲是哉

開禧丙寅眉州重脩圖經號江鄉志末卷雜記門云佛日大師宗杲每住名山七月遏蘇文忠忌日必集其徒脩供以薦嘗謂張子韶侍郎曰老僧東坡後身張曰師筆端有大辯才非老先生而何鄉僧可昇在徑山爲侍者親聞此語今按杲年譜蓋生柔元祐四年己巳而東坡卒柔建中靖國元年辛巳此時杲已十三歲矣杲平生尊敬東坡忌日脩供或有之必無後身之說可昇之妄也

封國公者先小國次次國後大國已至大國者

許柔本等內改封國朝之制也洪忠宣以子
貴追封鄒徙封衛乾道三年十二月改封魏
矣至七年四月又再封魏其誥前銜稱贈太
師追封魏國公又後云可特追封魏國公餘
如故范文穆行詞略云魏大名也其命維新
或謂既不改封他國何必命詞給告他人未
見有重複如此者然余讀許崧老翰外制有
大禮封贈曾祖追封楊楚國公贈太師者逸
其姓名注云元贈太師追封楊楚今再封制
略曰封兼楊楚位極公師雖寵數不可以復
加而申命用昭其無數則知已有前此矣
後漢陳寵傳云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
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又隋
書牛弘傳云今十一月不以黃鍾為宮十三
月不以太簇為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
則知正月亦可稱十三月魯氏自備但說陳
寵一事云
今世男子初入學多用五歲或七歲蓋俗有量
忌雙女忌隻之說以至笄冠亦然按北齊書
李渾弟繪傳繪年六歲便自願入學家人以

偶年俗忌約而弗許伺其伯姊筆牘之閒而
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章內外異文則其來
久矣

陶穀五代亂紀載黃巢遁免後祝髮爲浮屠有
詩云三十年前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夫
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欄看落暉近世王仲
言亦信之筆于揮麈錄殊不知此乃以元微
之智度師詩竄易礫裂合二爲一元集可攷
也其一云四十年前馬上飛功名藏盡擁僧
衣石榴園下檐生處獨自關行獨自歸其上
云三陷思明三突圍鐵衣拋盡納禪衣天涯
橋上無人識關倚欄杆望落暉

齊己折楊柳詞穠低似中陶潛酒軟極如傷宋
玉風以中酒之中爲去聲蔡義爲長徐邈中
聖人三國志既無音未可懸斷爲平聲也

毋持布鼓過雷門漢王尊語師古注謂雷門
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
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爲鼓故無聲曾文清詩
敗鼓無聲强自撾不堪持過阿香家似用王
語點化而誤以雷門爲雷霆之雷洪文敏續

筆謂城門名用一字者爲雅馴歷舉左氏公羊諸書所載亦獨遺此

鮑明遠行路難首云奉君金巵之美酒臻瑁玉匣之瑤琴七綵芙蓉之羽帳九華蒲萄之金盃

衾黃魯直送王郎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送君以湘纍秋菊之英贈君以黔川點漆之墨送君以陽關隋淚之聲正用其體

漢儋耳郡本朱崖之地唐爲儋州本朝爲昌化軍中國極南之地也山海經儋耳之國在大荒北任雄禺號子食穀北海之渚中郭景純注云其人耳大下儋垂在肩上朱崖儋耳鏤畫其耳亦以放之也呂氏春秋審分覽任穀篇亦曰東至開梧南撫多顯西服壽靡北懷儋耳高誘注云北極之國又恃君覽云鴈門之北鷹隼所鷙須窺之國饕餮窮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無君注云北方狄無君者也則是極北別有一儋耳朱崖之名蓋出云

古今論天體者言人人殊然天主動地主靜未有謂地動者也惟考靈耀曰地有四遊冬至

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恒動不止譬如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人不覺其說獨異

陸放翁入蜀記載其入沌後見舟人焚香祈神云告紅頭須小使頭長年三老莫令錯呼錯喚問何謂長年三老云梢公是也長讀如長幼之長乃知老杜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之語蓋如此因問何謂攤錢云博也按梁冀能意錢之戲注云即擲錢也則攤錢之爲博亦信矣予以世人讀詩者多以長字爲平聲故載陸語

實退錄卷第四 四月初二日夜寫畢

賓退錄卷第五

大梁趙與旹

一

列仙傳琴高趙人也以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消彭之術浮遊冀州涿郡閒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弟子潔齋候桑水旁且設祠屋果乘赤鯉出祠中留一月餘復入水去今寧國涇縣東北二十里有琴溪溪之側有石臺高一丈曰琴高臺𤣥傳琴高隱所有廟存焉溪中別有一種小魚他處所無俗謂琴高投藥滓所化號琴高魚歲三月數十萬一

目來集漁者網取漬以鹽而曝之州縣須索
無藝以爲苞苴土宜其來久矣舊亦入貢乾
道間始罷前輩多形之賦咏梅聖俞王禹玉
歐陽文忠公皆有和梅公儀摯琴高魚詩聖
俞詩云大魚人騎上天去留得小鱗來投觴
吾物吾鄉不須念大官常膳有肥羊禹玉詩
云三月江南花亂開清溪曲曲水如苔琴高
一去無蹤跡枉是漁人尚見清文忠詩云琴
高一去不復見神仙雖有亦何爲溪鱗佳味
自可愛何必虛名務好奇聖俞又有宣州鱗
詩二十首其一云古有琴高者騎魚上碧天
小鱗隨水至三月滿江邊少婦自撈漉遠人
無棄捐憑書不道薄賣取青銅錢聖俞宣人
也汪彥章嘗賦長篇百川萃南州水族何磊
磊其間琴高魚初來列楚些豈堪陪薨鮮裁
用當殽果土人私自珍千里事封裹遂令四
方傳噍嚼亦云頗俗云琴高生控鯉窺溪左
靈蹤散如煙遺鱗尚餘顆向來騎鯨人逸駕
嘗慕我不應當時遊反用此幺麽得非教齊
諧怪者記之過彭越小如錢蹤迹由漢禍越

書載王餘變化更微瑣圖知天地間人莫窮
物夥區區柔其中臆決蓋不可偽眞者何知
且用慰頤朶故山谷送舅氏野夫之宣城詩
有云籍甚宣城郡風流數貢毛霜林收鴨脚
春網薦琴高蜀人任淵注此詩不知宣城土
地所宜但引列仙傳事直云琴高鯉魚也誤
矣公儀詩恨未見汪詩不載集中

吳虎臣曾漫錄云婺州下俚有俗字如以奢爲
矮奢爲齋訟牒文案亦然范文穆桂海虞衡
志云邊遠俗陋牒訴券約專用土俗書桂林
諸邑皆然今姑記臨桂數字雖甚鄙野而偏
旁亦有依附義音矮不長也閨音穩坐柔門
中穩也奎亦音穩大坐亦穩也休音媧小兒
也奚音勒人瘦弱也奎音終人亡絕也𠬝音
臘不能舉足也妖音大大女及姊也𡨦音磡
山石之巖窟也門音欖門橫關也他不能悉
記嶺外代荅柔此外又記五字氽音酋言人
在水上也炎音魁言沒入水下也㖞和蹴切
言隱身忽出以驚人之聲也耙音鬍言多鬚
也井東敢切以石擊水之聲也余按魏書江

式傳延昌三年上表論字體不正略曰皇魏
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略
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妄
談辯之士又以意詭炫惑承時難以釐改乃
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兒爲䰟神蟲爲蠆
如斯甚衆又顏氏家訓載北朝喪亂之餘書
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乃以百念爲憂言皮
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
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乃知俗字何代無之
車同軌書同文豈易能哉與昔昔年侍先人
宦贛之石城俗字如此者尤多今不能記憶
唐君臣正論載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土
爲地千千万万爲年永主久王爲證長正主
爲聖一忠爲臣一生爲人一人大吉爲君繁
嘗考之俱有崔乘惠至四字合證作㚇璽作
璽君作㞷皆與正論所言不同今大理國文
書至廣右者猶書國作圀亦后所改又吳主
孫休名字四子嘗創䨓音灣菌音迄䨓音純舜音
音芥昷音舉寇音褒發音擁八字南漢劉巖自製
字爲名蓋取飛龍在天之意云

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古注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足以致富適足以爲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正義曰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人之惑也范氏謂人之成德不以富亦祇以行異於野人而已侯氏謂若其誠不富祇以取異耳伊川謂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文靖尹和靖朱文公皆從之南軒謂言其誠實之不富祇以自取異云耳與貧按我行其野之詩誠作成取義與此不類不當遷就以求合此孟子所謂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者也嘗聞平菴趙先生云此特因子張之問而荅之學者之學聖人蓋不止此富者道盛德至善之謂常人不能主忠信不能徙義愛之者未免欲其生惡之者未免欲其死若能反之誠未可謂之至善但亦足以異於常人而已此說最明白

唐張鷟自號浮休子張芸叟蓋襲其名
南唐保大中賜道士譚紫霄號金門羽客事見
廬山記宋祐陵賜林靈素號用此故事
彭器資洪忠宣皆號鄱陽集王岐公張彥正皆
號華陽集楊文公胡文定皆號武夷集魏仲
先李漢老皆號草堂集謝無逸俞退翁傅子
駿皆曰溪堂蘇子美張會川張徽皆曰滄浪
李師中石守道皆曰徂徠晏元獻王荆公皆
曰臨州它如錢文僖有伊川集邵康節有伊
川擊壤集而程子又號伊川朱文公編二程
文題河南程氏文集而尹師魯先有河南集
又呂居仁舍人詩曰東萊先生詩集而從孫
太史成公學者亦尊之曰東萊先生其著述
尤多凡此數者驟見其名未免疑混要皆不
若漢魏以來諸文人但標姓名曰某人某人
集之爲明白洞達也
漢書揚雄傳云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韓文公
題張十六所居詩云端來問奇字爲我講聲
形然傳但云學作奇字不言問奇字後來相
承而用蓋又以韓詩爲本傳又云家素貧嗜

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
與前學作奇字凡隔數十字了不相涉而近
世文人多云載酒問字載酒問奇字之類不
知何所本也藝文志云蕭何草律太史試學
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
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六體
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師古曰古
文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則古文而異者也許
叔重說文解字云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
等校文書之部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
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與顏注
合其後晉衛巨山四體書勢元魏江式論書
表皆同然則奇字者與科斗文字略相似而
異于小篆六書之一體耳今人才見書籍中
難字便謂之奇字非也容齋三筆摘周禮中
字如擽磬𩰫𩰫之類凡數十爲一則題曰
禮奇字且云前賢以爲此書出於劉歆歆嘗
從楊子雲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蓋亦失不
詳考學作奇字者歆之子棻亦非歆也
王荆公一日訪蔣山元禪師坐閒談論品藻古

今元曰相公口氣逼人恐著述搜索勞役心
氣不正何不坐禪體此大事又一日謂元曰
坐禪實不虧人余數年欲作胡笳十八拍不
成夜坐閒已就元大笑事見宗門武庫
元魏青州刺史公孫邃卒官高祖在鄴宮爲之
舉哀青州佐吏疑爲所服詔主簿近代相承
服斬過葬便除可如故事自餘無服大成寥
落可準諸境內之民爲齊衰三月則知境內
之民舊爲刺史制服矣近世所無也然河中
蒲坂人石文德自祖父苗以來凡刺史守令
卒官者皆制服送之朝廷遂標榜門閭史官
復列之節義傳夸而書之審如邃傳所言則
文德之事不足爲異矣此又何邪
啓顏錄載元魏太府少卿孫紹對靈太后匠年
雖老臣卿乃少桑是拜正卿按魏書亦書此
事然紹自太府少卿遷右將軍大中大夫非
正卿也孝莊建義初復除衛尉少卿將軍如
故永安中方拜少府卿
權利所在小人之所必爭故雖父子之親有不
恤也晉會稽王道子得政之久末年有疾加

以昏醉其子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
天子解道子揚州刺史及司徒而道子不之
覺元顯遂自爲揚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
知去職乘是大怒而無如之何其後又加元
顯錄尚書事先是謝安薨後道子已錄尚書
至是更爲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
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填湊
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蔡京蔡攸父子俱貴
權勢自相軋輕薄者互煽揺以立門戶由是
父子遂爲仇敵攸別賜第嘗詣京京方與客
語使避之而呼攸入甫就席遂起握父手爲
切脉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疾乎
京曰無之攸曰禁中適有公事不得留遂去
客竊窺得其事以問京京曰君不解此此輩
欲以吾疾罷我也居數日京果致仕又以季
弟絛鍾愛乘京數白徽宗請殺之徽宗曰太
師老矣不許但削絛官而已此四臣者幸皆
貽家國之禍善乎康節先生之言曰人之所
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疏莫如路人也
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

性也利害猶或奪之況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仆從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況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乎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耳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弒其君者有焉子弒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目而交袂杀中遠者哉

歐陽文忠公著五代史記梁太祖本紀初稱溫賜名後稱全忠封王後稱王至即位始稱皇帝徐無黨注曰始而稱名既而稱爵既而稱帝漸也爵至王而後稱著其逼者末帝而下訖于漢周諸帝紀皆然而新唐書本紀高祖之生即稱高祖太宗方四歲已書太宗二書出一手而書法不同如此未詳其旨宜黃李子經邦作緯文瑣語亦云唐五代史書皆公手所修然義例絕有不同者一人之作不應

相去如此之遠議者謂唐書蓋不盡出公意
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也元魏道武以服寒食散
發動喜怒乖常遂來弒逆其子明元可以已
矣而又服此藥不堪萬機旋致夭折唐穆宗
因擊毬暴得疾浸淫以至崩其子敬宗亦
可以已矣而聽政未踰月已連日爲此戲自
此馳逐不已宦者怨懼不三年而身罹不測
之禍所謂下愚不移者歟
俗說愚人以八百錢買匹絹持以染緋工費及
千二百而僅有錢四百柔是併舉此絹足其
數以償染工艾子云人有徒行將自呂梁訖
舟趨彭門者持五十錢造舟師師曰凡無齎
而獨載者人百錢汝尚少半吾不汝載也人
曰姑收其半當爲挽縴至彭門以折其半又
奏堅戈志載汪仲嘉大猷自言其族人之僕
出幹抵暮趦趄呻吟而來問何爲曰恰在市
橋上有保正引繩縛二十人過亦執我入其
中我號呼不伏則以錢五千置我肩上曰以
是倩汝替我喫縣棒我度不可免又念經年
傭直不曾頓得五千錢不可失此遂勉從之

到鄞縣與同縛者皆決杖乃得脫汪曰所得錢何在曰以謝公吏及杖直之屬僅能給用向使無此將更受楚毒豈能便出哉汪笑曰戇畜產可謂癡人僕猶慍曰官人是何言同行二十人豈皆癡邪竟不悟前二事蓋寓言以資笑謔而後一事乃眞有之

吳虎臣辨唐異聞集所載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槖中枕借盧生睡事謂此呂翁非洞賓也蓋洞賓自序以爲呂渭之孫渭任德宗朝今云開元中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而或者又以爲開元恐是開成字亦非也開成雖文宗時然洞賓此時未可稱翁本朝國史稱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而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劍術時至陳摶室若以國史證之止云百餘歲則非開元及明矣雅言系述有呂洞賓傳云關右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爲梗攜家隱居終南學老子法以此知洞賓乃唐末人此皆吳說蕭東夫呂公洞詩云復此經過三十年惟應巖石故依然城南老樹朽爲土簷外雅松青拂天

枕上功昏祇擾擾指端變化炁玄玄刀圭乞
與起衰病稽首秋空一劒仙第五句誤用呂
翁事又唐逸史虞鄉永樂兩縣連接有呂生
者居二邑間爲童兒時畏聞食氣惟食黃精
日覺輕健耐風寒見文字及人語率不忘母
及諸妹每勸其食不從後以猪脂置酒中强
使飲生方固拒已噓吸其氣忽一黃金人長
二寸許自口出即仆臥困憊移時方起免是
生年近六十鬚髮如漆至是皓首恨惋垂泣
再拜別母去之茅山不知所終此又一人也

何神仙多呂氏乎
俗謂婚姻之家曰親家唐人已有此語見薛高
傳又有以親字爲去聲者亦有所據盧綸作
王駙馬花燭詩有人主人臣是親家之句
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氏注云天
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
也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
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
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
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

二女死於江湘之間俗謂爲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爲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爲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虙妃也此之爲靈與天地並矣安得謂之堯女且既謂之堯女安得復總云湘君哉何以考之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義可知矣即令從之二女靈達鑒通無方尚能以鳥工龍寢救井廩之難豈當不能自免於風波而有雙淪之患乎假復如此傳曰生爲上公死爲貴神禮五嶽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元后配靈神祇無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爲夫人也參伍其義義既混錯錯綜其理理無可據斯不然矣原其致謬之由由乎俱以帝女爲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其說最近理而古今傳楚詞者未嘗及之書于此以祛千古之惑張華博物志多出山海經然卷末載湘夫人事亦誤以爲堯女也

戰國策舊傳高誘注殘缺疎略殊不足觀姚令威竟補注亦未周盡獨縉雲鮑氏彪校注爲優雖間有小疵多不害大體惟東西二周一節極其舛謬深誤學者反不若二氏之說是然高氏但云東周成周今洛陽西周王城今河南其說甚略姚氏特作世系譜似稍詳矣而亦未備其指鞏爲東周則又未免小誤今世學者但知鎬京之爲西周東遷之爲東周而已若敬王之遷成周固已曼漶至柔兩周公之東西周則自非熟柔考古者蓋茫不知其所以也此鮑氏之誤所以不得不辨余故博採載籍究極本末而論焉周之先后稷始封邰邰不窋自竄邠戎狄公劉徙居邠豳至柔太王徙居岐周文王降崇乃作豐邑自岐而徙都焉武王之時復營鎬京而居之詩書稱宗周者指鎬京也迄東遷之前無所遷徙然武成云王來自商至于豐名誥序云成王在豐周官序云還歸在豐左傳亦曰康有酆宮之朝則雖改邑于鎬而豐宮元不廢蓋豐在京兆鄠縣鎬在長安縣西北十八里相距

纔二十五里往來不爲勞也武王克商之後
嘗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
伊洛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蓋洛邑居土
地之中宜作天邑武王既得天下有都洛之
意矣而未暇及也先矛其地遷九鼎焉武王
崩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營以爲都是爲
王城其地實郟鄏亦名河南洛誥所謂我乃
卜瀍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洛陽者周公
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其地又在王
城之東洛誥所謂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者也洛誥序云周公往營成周則成周乃東
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
都也王城非天子時會諸侯則虛之下都則
保釐大臣所居治事之地周人朝夕受事習
見既久遂獨指以爲成周矣按洛誥王祀于
新邑合諸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則成王
固嘗居之然卒駕而西也宣王中興嘗一會
諸侯于東都下至幽王爲犬戎所滅宗周迫
近戎狄平王之立不得已而東遷都于王城
始奠居焉自是始有東西周之名謂之東者

以別於公家之爲西耳河南洛陽未分畫也
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
都成周後九十餘年考王弒兄而自立懼其
揭之議已遂以王城封之以續周公之官職
是爲西周桓公此時未有東周公而稱西周
者後人推本而言之也桓公傳威公威公傳
惠公考王十五年西周惠公封其少子班於
鞏以奉王是爲東周惠公（父子同謚）而西周惠公
長子自爲西周武公自是周公之國始分東
西成周爲東周王城復爲西周矣蓋自河南

桓公續周公之職而秉政三世蓋專所以別
封少子使奉王者殆欲獨擅河南之地不復
奉王且王城成周皆爲東西周君所有天子
直寄焉耳東周者指周王所居之洛陽也鞏
班之采邑也世本曰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
是班秉政恭洛陽而采邑則在鞏前漢地理
志曰鞏東周所居姚令威用其說非也報王
時東西周分治王復徙都西周至五十九年
秦昭王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頓首
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歸其君悉

周蓋權移秦下其極乃至秦盡獻其邑秦它
人亦不出秦天子之命矣是年王赧卒其國
先絕西周武公亦卒秦遷西周公秦嬰狐實
武公之子公子咎者而東周惠公之後亦尚
能一傳後七歲秦莊襄王盡滅東西周周始
不祀大略如此戰國策之西周即揭之西周
戰國策之東周即班之東周西周建國在東
周之前而舊書躋東周秦西周之上爲失其
次鮑氏正之是矣但其說曰西周正統也不
可以後秦東周其注韓使人讓周則曰此時

周之命已不行秦諸侯矣其注周君謀主也
則曰猶爲天子故它如此類不一又盡以西
周之策分繫之安赧二王蓋直以西周爲天
子而不知實桓威諸公之事也余嘗反覆考
之東西二周之策皆曰周君周君之自謂必
曰小國曰寡人皆當世諸侯之稱其閒或及
周王則直稱王或稱天子非不明白鮑氏乃
比而一之可乎原其致誤之由蓋亦有說蓋
人之辭云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周君
天下者言周王之君天下也鮑必誤以爲周

君有天下矣又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爲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是時周王未徙西周故天子之國未謂敬王故都也鮑必愈疑西周君即天子矣不特此也周王周公國號既同史記不爲二周公立世家而混書其事彔周紀宋忠注周君王赧卒又不知周君與王赧此年俱卒但見二者連文遂謂赧王卒謚西周武公小司馬張守節輩皆能辨之然世多承其誤雖如司馬文正公亦不能免通鑑直以秦獻邑者爲赧王稽古錄中復誤以西周桓公爲東周無責乎鮑也東周策昔章書秦臨周求鼎事鼎實在西不在東也豈周王在東故東周君猶能挾天子以制命歟不然則錯簡也逢家皆無發明者因併及之

曾文清訪戴圖詩小艇相從本不期刻中雪月並明時不因興盡回船去那得山陰一段奇近歲豫章來子儀亦賦此詩四山搖玉夜光浮一舸玻璃凝不流若使過門相見了千年風致一時休末句實祖文清之意

俗諺洗脚上船語見三國志呂蒙傳注引吳錄
曰孫權欲作濡須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
足上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
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全
乎權曰善遂作之

淳熙十四年冬十一月丙寅宰執奏事延和殿
宿直官洪邁同對因論高宗謚號孝宗皇帝
云太上時有老中官云太上臨生徽宗嘗遣
吳越錢王引徽宗御衣云我好來朝使留住
我終須還我山河待教第三子來邁又記其
父皓在虜中一妾東平人偕其母來母曾入
明節皇后閤能言顯仁皇后初生太上時
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寤而生太上武
肅即鏐也年八十一太上亦八十一卜葬于
此亦不偶然張淏雲谷雜記僅載其略且
記其語之所自得獨周必大思陵錄備載其
詳如此上所謂錢王指倣倣第三子惟濟
終團練使